

积极人生观的主体性诠释

杨国蓉

(四川外语学院 社会科学部,重庆 400031)

摘要: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人生的内容十分丰富,人生的现象纷繁复杂。人生观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对此,历来有积极和消极两种看法或两种人生观。文章主张积极的人生观,力图从主体性的角度,对这个既是理论更是特别现实的问题,从积极人生观的主体性依据、主体性表现、主体性要求三个方面提出一些初步的认识。

关键词:人生观;主体性;主体;价值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6-0125-05

人类生产、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人来自世界,又认识和改造世界,最后回归世界。那么,人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意思或意义呢?对此,历来有积极和消极两种看法或两种人生观。我们主张积极的人生观。笔者力图从主体性的角度,对这个既是理论更是特别现实的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积极人生观的主体性依据

人的生存方式是事实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活动。人首先是肉体的存在,因而需要维持生存。维持生存就需要有对象,对象是在人之外的存在,是需要人通过消耗体力和智力与之进行物质变换的存在。也就是说,对象性的活动意味的就是对象的存在,这是人的实践活动不同于主观思想活动的根本特点。所以,马克思把实践活动称作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是可以经验事实来确证的活动。这种经验的事实性包含着人的一个必然走向,即突破认识论的阈限,不是在思想的范围内解决问题,而是面向自己的现实世界。

人是认识主体也是实践主体。实践中的主体因素是一种价值理性,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又超出事实的价值追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追求,人们才有了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理想设计。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实践活动的本性不但是自觉的,而且是自由的。显然,如果说自觉是认知理性的体现,那么自由则是价值理想的体现。所以,单纯用物种的尺度对待事物,体现的只是认知理性对事实的认同,只有以内在的价值尺度对待事物,才能把事实以及人对事物变革的要求统一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尺度才体现着实践的能动的本质,体现着人的主体需要和物的属人的关系,也才使对象性活动成为对主体本质力量的确证。

收稿日期:2010-05-21

作者简介:杨国蓉(1965-),女,四川邻水人,四川外语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实践只是“做什么”，但不明确“为什么”。世界不能主动满足人，人要主动改变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实践已经包含着“应该”使世界如此的价值内涵。即是说，实践活动本质上就是创造属人关系的价值活动，创造价值正是实践不同于动物本能活动之所在。通常可以这样认为，动物的活动与自己的生命是直接同一的，是依靠本能来适应自然的活动。但人作为一个未特化的存在，其本能的活动方式并不足以保证他在生存竞争中占有优势，因此就需要依靠后天的创造来弥补先天的不足。从这个角度说，人就是一个文化的动物，是依赖第二自然而生存的动物。进而言之，所谓的文化或第二自然，其实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价值。所以，有学者认为，“人的特殊性以及人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就是价值，是人把世界‘双重化’了，使人的世界不仅是事实的世界，而且是价值的世界”^[2]。这就是人以及人的活动的本质特点及意义之所在，也是人之所以具有人生观的主体性依据。人生观就是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首先，人应该积极面对人生。实践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具有“应然”的结构，人的本质往往不在于“是什么”，而在于“该什么”。从实践的目标看，实践的目标设计包括认知的事实性因素和对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条件的认识。但哪些客体或客体的哪些属性能够满足人的需要？这就存在一个对客体的价值评价问题。在评价的基础上，还要根据主客观条件进行价值选择，并且要把选择的结果进行加工创造、重新组合，以最能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来形成实践的目标。所以，实践的目标绝不是客体事实的再现，而是包含着超越事实的价值追求在内的理想性模式，正是在这种理想性模式的指引下，实践才成为变革现实而不是重复历史的活动。这正是所谓的“思路决定出路”。比如面前有一杯盛满的水，它就像人的一生——当人到中年、水到中央的时候，一种观点说：还好，还有一半；另一种观点说：糟了，只剩一半了。前者就是积极的乐观主义，后者就是消极的悲观主义。所以，人因为具有目标追求而应该积极面对人生。

其次，人能够积极创造人生。从实践的过程看，在实践过程中的工具包括语言等都是人的价值创造，是价值的客观化形式。一方面，工具是实现了的目的，它既是对象化活动的手段，又是以往对象化活动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和达到程度的标志。另一方面，人们社会交往的语言，也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因为语言中包含着生活的意义，是一定的

文化传统和价值评价体系的表现。人们利用语言来交往，也就是把对事物的价值评价、价值情感和价值判断表达出来并传递给对方。正因为语言中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的不同，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体认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也正因如此，对语言学转向应从实践创造价值的活动去理解——不但实践的中介具有价值的意蕴，而且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创造价值的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但无论是价值还是使用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3]。因为自然物本身无所谓价值，只有相对于人这个主体而言时，人在劳动中改变自然物，使这个客体符合人的需要，才有了价值。价值是一种关系及过程，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中，消耗了人的体力和智力，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正是这种本质力量渗透在对象中，凝结或创造了价值。所以，商品的价值是人赋予对象的，是劳动价值本身的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人能够创造社会价值因而具有自我价值。

再次，人需要积极评价人生。从实践的结果看，满足人的需要是实践的目的。既要满足人的物质的需要，又要满足人的精神的需要；既要把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又要作为人的精神食粮。因而满足人需要的有用性，就成为评价实践结果的标准。由此出现了正价值和负价值的概念。可见，实践的结果也只有同价值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说明。现代哲学通常都从过程和历史来理解人，从而否定人的先验本质，其实也只有从价值的面向未来的理想性和实践的永无止境的创造过程中，才能得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不但是历史的，而且是总体性的。总体性相对于抽象的统一性而言，表现为具体的统一性，它既包含全面性和丰富性的内涵，又包含超现实的理想性因素，因而表现为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总体性其实就是人的自由，也只有从自由的价值才可以理解实践的总体性。这是因为，任何个体的人，作为一个价值的存在，是一定有方向但是没有终点：一方面，看起来面向死亡而生存，但是超越感性存在的幸福追求，这种精神本身是可以永恒的；另一方面，方向性使需要日益全面和丰富，使各种环节和因素都包含在人生的总体中，因而使人的发展表现为五彩缤纷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并且使需要日益由社会向人的需要的方向转化，日益以人本身为目的，从而使历史呈现为以社会发展与人的解放的和谐价值评价标准的进步状态。

二、积极人生观的主体性表现

主体性既是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性质，又是人

作为主体的根据和条件,如海德格尔所说,主体性建构了主体^[4]。那么,是什么条件或者说人具有了什么样的性质才能成为能动的价值存在、具有了积极的人生观呢?

第一,自为的自律性。人成为主体首先就意味着世界的属人性,而属人的价值关系的形成,其前提就是人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人虽然处在各种关系中,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但人作为主体却必须具有自由的意志,能够以自身为根据,有自我意识,即有自己的主意、主见和主张。人即使不能主宰世界,却能够支配自身,有自我做出决断的能力。如果人不依靠自身,而处在对外在力量的依赖关系之中,人就永远不会是主体。叔本华说过,所谓主体,就是那种能够认识一切而不被一切所认识的东西。正因主体的独立自主和自我决定,所以,人必须为决定负责。自律是同责任和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自主、自律并为行为和决定负责的人,才可能成为价值关系中的主体。

第二,自觉的能动性。能动性是主体的根本性质,也是人活动的根本特征。实践是创造性的活动,人之所以成为主体,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这种创造活动决定的。如前所述,人改变自然的过程,就是创造价值的过程,是人把世界“双重化”了,形成了事实世界和属人世界之分。在事实世界的意义上,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与自然是本原和派生的关系;但在属人世界的意义上,人与自然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人通过创造价值的活动而使自然归属于人,成为人的无机身体。正是在这种主客分化和主客统一的创造性活动中,人才成为主体。

第三,自由的超越性。自为性和自觉性其本质都意味着自由,因为自为是行为上的意志自由的体现,自觉是意识自由的体现。所以,自由是对人本质的终极界定,是人的主体性的最高表现形式。自由是自为和自觉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主客体的统一。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人才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样,自由就与超越性联系起来。超越性有两层涵义:一是就过程而言,人的创造活动总是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二是就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言,人总要超越感性必然性的束缚,以人本身为活动的目的。这两层涵义的统一就说明了:人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但发展是有目标有方向的,目标并不是存在的终极状态,它只是表明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所以,只有人拥有历史,并且历史是进步的,是有价值衡量标准的。正如马克思·舍勒所说:“人从不满足周围的现实,始终渴望打破他的——此时——此

地如此存在的境界,不断追求超越环绕他的现实——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当下现实。”^[5]“自由的价值就以一种内在于超越过程的方向和动力的形式而存在,推动着创造过程无止境的发展。所以,人的主体性和能动创造性,只有从人对自由追求的超越性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即只有自由的价值才能使人成为真正自主活动的主体”^[6]。

三、积极人生观的主体性要求

主体作为价值关系的存在,在与不同的对象关系中具有不同的价值。人要做的,就是使这种价值始终是正向的。

第一,积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二者是“主—客”的价值关系类型。仅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总是主体,区别只在于是自发的主体还是自觉的主体。而自然则是人的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这种属人的价值关系表明,人是目的,是万物的中心,具有比自然物更高的价值,而自然则是服务于人的工具和手段。所以,在“主—客”的关系中蕴含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可以说,目的手段关系是“主—客”之间最基本的价值关系,人总要以人类自身为中心,使自然向人生成,这既是本能使然,更在情理之中。因而不要讳言以人为中心和目的手段性,因为不如此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有中介的,自然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同人发生联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意味着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以自身为目的发展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主张,“主—客”的关系必须有交互主体的关系和人自身发展的关系作为补充,并且是更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要全面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既要讲工具价值的一面,又要讲自身价值的一面,更要把自然看做是人本身价值的确证。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反对片面的工具理性,因为它用一种工具性的价值涵盖了人与自然的全面关系,从而把人对自然的征服变成了对人本身的统治,最终导致了人本身的异化,而异化正是人的大敌。由此我们也认为,所谓的“人类中心论”对“人类中心”的批判其实并不正确,必须把“人类中心”和“人类中心论”作为有本质区别的两个东西。“人类中心论”是对以人为中心的批判,主张通过提高自然价值来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从而使问题走入了误区。因为自然本身是无所谓价值的,保护环境的意义看起来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实是人类的当代与子孙后代的可否持续关系问题,是人怎样发展自身的问题。显然,这恰恰需要以人为中心,通过对人价值的分析来说明问题,而不能以否定人的价值为代

价去就自然来谈自然。总之,应该否定的是那种自我膨胀的主体的占有性,却万万不能否定人的价值主体性。

第二,积极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主体是作为个体或一定的群体与另外的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关系,因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因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所以,主体间性的关系按本质和理想状态来说,应是互为目的的关系。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中介的,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人们之间的交往是通过物的媒介来进行的,因而交互主体性的关系就呈现为“主—客—主”的形式,主体间的交往就具有了工具性的目的手段价值的蕴涵。所以,互为目的的价值就只能通过功利性的价值表现出来,即所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如费尔巴哈就常讲,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自我对幸福的追求不能影响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否则别人也会影响你,使你的权利也不能实现。这种互为目的的关系其实是以功利关系为基础的。这样,人的社会关系的“主—客—主”结构,就断裂为两个“主—客”关系。有学者分析到,这种功利性和断裂在固定化分工和多种利益相互冲突的历史条件下,就会使互为目的的关系转化为互为手段的关系,使人由主体转化为客体。所以,尽管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上成为了主体,但在社会关系上仍然可能作为历史的客体而存在。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上成为了主体,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主体。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异化的主体性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自我中心”与“人类中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人类中心”是人作为整体同自然的关系,而“自我中心”则是人作为个体同其他主体的关系,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价值。如果把工具价值和功利性的目的手段关系用在人际关系上,就会把人贬损为物,这正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异化性质之所在。其实,自我中心主义是从单独的个体出发的,把自我的独立性错误当做了自我的孤立性或封闭性,从而使脱离社会联系的人只能是社会的“私人”而不能成为“公民”。正是这种“私人”把别人当做了手段,从而也把自己当做了手段,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对抗和冲突。这也正是那种自我膨胀的、带有统治性质的占有性主体形成的真正原因^[7]。主体性思想“反映着人的自我解放和对自由的追求,是人走出依附关系的必然”^[7]。所以,我们应该反对的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哲学,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占有性主体;问题不在于把自然物当做服务于人的手段,而是不能把人作为工具

和手段。当然,无论是对待自然还是对待他人,最终体现的都是人自身的价值取向,都只能从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角度加以把握。

第三,积极处理人自身的关系。人首先面临的是主体自身的生存,因而功利性的目的手段关系也是人的基本价值之一。然而,首先不等于首要。尽管生存的价值必然使人的目的带有功利性,但却不能把它绝对化和唯一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8]自然性也是人的本质;但是,如果脱离了人本质的其他内容,那么它就变成了动物。所以,人的价值恰恰在于超功利的目的性,并且只有这种超越生存的目的性,才使人真正摆脱了物对人的束缚,从而使本身真正成为目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就是使需要成为真正的人的需要,人的真正价值就是以人本身为目的的价值,即自由的目的性。只有在自由的价值中,人才能把自身对美的追求投射进自然之中,以审美的眼光看待物,把物看做是跟自己一样“活的”有机体,从而超脱工具理性的思维。也只有在自由的目的性中,人才能摆脱个体和类的抽象对立,把类的价值内化进个体价值之中,从而把互为目的性建立在“善”的基础上。也只有在此时,真、善、美的统一,物和社会才会回归于人本身而不再是与人相对立的外在力量,人也才能成为一个我、你、他统一的总体性的存在,成为真正的自主活动的主体。

综上所述,人这个主体由二元分化到二元统一有一个历史的过程,由功利性目的向自由性目的转化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这说明主体不是与生俱来的既成,而是实践活动的生成,是价值创造的集成。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9]在马克思看来,主体的发展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在人的依赖关系时期,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上和对社会的关系上都不是真正意义的主体,人的主体性只是以自发的、潜在的形式而存在;在人的独立性时期,由于个体和类的分化,出现了对自然关系的真正意义的自觉主体,但在社会关系上,人还被物所左右,这是一种异化的主体性,是人作为自然关系的主体却作为社会关系的客体的矛盾所造成的。由于在

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隐含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人与社会的关系内蕴的又是人自身发展的关系,所以只是在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时期,个人和社会的抽象对立才能真正解决,人才能真正作为自主活动的主体而存在。并且,这时不是人发展的终结,而是人作为主体活动的开始,这就是共产主义。所以,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积极张扬跃升主体性的历史,就是积极地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历史,就是积极创造“每个人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
 [2] 李楠明. 价值主体性——主体性研究的新视域[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0.
 [3]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7.
 [4] 孙周兴. 海德格尔选集[M]. 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97.
 [5] 马克思·舍勒. 人在宇宙中的位置[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34-43.
 [6] 李楠明. 价值主体性——主体性研究的新视域[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5-16,17-18.
 [7] 冯建军. 生命与教育[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78.
 [8] 马克思. 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5,55.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YANG Guo-rong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P. R. China)

Abstract: Outlook on life is people's overview and essential opinion on life. The contents of life are very rich while the phenomena of life are complex. Outlook on life primarily answers such fundamental questions as why people live and how people should live. There are alway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opinions or outlooks on life. This essay argues for the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and with regard to the theoretical and again extremely realistic question, it puts forward some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from three aspects of subjectivity basis, subjectivity manifestation and subjectivity demand, which are all based on the point of subjectivity.

Key words: outlook on life; subjectivity; value of the subject

(责任编辑 彭建国)